

金

罍

子

金華子 上篇卷之七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闕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古

高帝 結媪 夢與 薄遇

五峯胡仁仲曰。識緯之書。謂慶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人廼與繁氣交而生子。無是理矣。西漢薄太后夢蒼龍據腹而生文帝。若非史氏記之詳明。則後世必謂薄與龍交而生。

子矣。此察理之言也。漢高祖記謂帝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孕。遂產高祖。其傳訛亦此類。羅整菴困知記曰。夫人夢中所遇。從未聞在他人。有見之者。若太公所見。誠然則媪決非夢媪。誠夢則太公之所見者妄矣。亦五峯之論也。呆齋雜著則又曰。謂契母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漢高之生也。其母與龍交。是則契非帝嚳之子。燕父而人母。爾高帝非太公之子。龍父而人母。爾必若此。則是

人但能生福德不違之人而福德之遠者其生必
由於物是何人之賤而物之貴耶福德之遠者不
能不由母以生而可不由父以生是何知有母而
不知有父耶則又推本陰陽造化之理以深明其
不然余謂媼誠夢何疑世人徒見高祖生而龍顏
徵時有赤帝子之異帝母媼又追謚昭靈劉系出
帝堯而堯又有慶都感赤精之事故附會流傳漸
違其質而遷愛竒不擇也固復因而不能改耳

高祖故豐沛間亡賴也臂鷹鬪馬以酒色爲天性技

帝咸
陽縱
觀之
言以
此始
亦以
此終

生國子
卷之七

二

劔爲本業。嘗繇咸陽縱觀秦始皇帝喟然嘆曰。大
丈夫當如此也。夫秦爲不道圍奪其民以崇長私
欲毒痛於天下。跡其行事。雖帝制萬方與讎賊亡
異。自仁者觀之。蓋所謂我得志弗爲也。而迺斃其
淫麗。嗚呼。爲當然。斯豈知所謂大丈夫。貧賤不移富
貴不淫者乎。此其志直富天下而已也。旣以寬大
長者見。推扶義而入關。未有設施以慰秦人父
兄。而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搔神慝志。便欲止
宮休舍。非張良明大計。樊將軍諍之強。使還軍霸

上項羽以四十萬百戰之師。意烏猝嗟而來。謂沛公遂有秦也。左司馬之言。又先入於明夷之左腹。公雖百喙庸解耶。及羽殘廢義帝。負宇宙不載之惡。而帝且恬之。歲時始以新城遮說之言。縞三軍而伐之。固已淺於故王之恩矣。然袒哭而告於諸侯。關河之士。浮漢而下。堂堂乎亦奉詞問罪之義旅也。雖孟津之誓師。幾無以進焉。而罪人未得一入彭城。遽收其美人。貨賂置酒高會。回視前日縞素之意。已漸焉下之。夫筢焉在疚。而不忘乎酒色。

之樂以名舉而成之以貪搗大義以責人而躬不
義人誰其無詞也固不待睢水之敗而四方諸侯
已騷然改面而去之矣迄乎曆數有歸亂離畧定
而民起於魚爛之餘事建於草創之際在易雲雷
屯而君子經綸之時也而英心遽摧於蓬暮故態
漸肆於馬陵於是乎枕拳豎而卧擁愛姬而泣悍
妻侈動舊而無能剛制其漸寵子偪長嫡而無能
早辨於微使夫殘彘橫於宮中牝雉雄於殿上而
劉氏之未亡亦塵而已焉此無它彼生於焚書坑

儒之世非有先王之遺言以薰乎其心而廓其
而又弱冠嫚罵未嘗親近儒者以講明義理爲之
辨乎是非之分而究乎理亂之原惟其天資近道
時或有合而迄亡以勝其多欲之累故暫開而旋
蔽少怠而遽陵以高祖之雄材大畧而輒頽心於
馬上之治者此也故君子觀乎咸陽縱觀之言所
謂以此始者亦以此終昔儒謂惟無欲而後可以
行王道彼漢之不爲三代亦何足異哉

自莊周氏爲蒲苟得之言曰小盜者鈞大盜者爲諸

劉項
如事
成敗

侯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是一論人於
成敗而斟酌其理矣以劉項始事觀之殺秦王子
嬰掘秦始皇帝塚燒秦宮室散其貨寶婦女而東
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此項羽也由項羽者是
惟必敗不敗亦盜而已矣以秦降王子嬰屬吏爲
置秦始皇守塚二十家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除苛
法戒侵暴以安秦人父兄此沛公也由沛公者是
惟必成不成亦王而已矣

或問沛公從百餘騎見羽鴻門殆哉曰否不然公行

而亡顧有左尹者爲之奧主也。且羽雖叱咤風雲，而其肝膽腎腸蓋在於人。其性獷直而不疑，多愛而不忍，不疑故可以理論，而不忍可以情動。又公於羽故亡卻而新有功，羽既矯殺卿子冠軍，其勢必難再殺公也。况還軍霸上，封府庫而待將軍，其爲跡易察，而其詞固足昌耶。公與留侯蓋熟計此耳。故區區持其空質，以冒於不測，而坦兮若夷，豫兮若歸，其成謀夙計，固以制項羽，常自爲去留，况羽能制其短長之命者哉。

燒絕棧道之謀

金華子集卷之七

五

燒絕棧道。此必良與蕭何諸臣熟計之。當是時。漢新造。而巴蜀道險地。陘土著鮮。皆秦之遷民居之。易世矣。恐其人人搖動。有舊土之恩。未可拊而有也。項王與范增。初陰謀王沛公於蜀。已卽此意。又漢王所與入蜀諸將士。皆山東人。間關數年。入秦復入蜀。人人謳歌東歸。卽初從至南鄭。諸將道二者。已數十人。故燒絕棧道。特限閼之。二者慮切一時。爲根本計。而備盜兵。示天下無還心。亦一策耳。良歸而蕭何相韓信將。稍拊循其民。部署諸將。填之。

而已東出陳倉。傳檄諭三秦定之矣。蓋王之入蜀以元年四月。而其出。卽以是年之八月。計在蜀會不能數月。漢書則又謂卽是年之五月。唐歐陽詹有言。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亡窮。棧道之絕。已隨手續也。而謂良計欲爲韓錮。漢王於巴蜀。此不猶折柳爲樊。以控扼哮虎。雖兒童之見。不出而謂良爲之乎。又良傳。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遣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漢中地者。當秦坤蜀艮。

蜀所從出入秦道棧道在焉。其爲漢取天下慮已定於此矣。

王陵
不能
爲徐
庶

曹操劫徐庶母以北。先主慰庶而遣之。以孝治天下者。不奪人母子也。項羽以王陵母招陵。則高祖自合遣陵。夫爲天下。豈少陵也哉。使人亡母子。乃有君臣乎。或曰。陵則宜何如。曰。殺母者。陵也。陵之罪。於是乎彌天矣。或曰。陵以兵屬漢。而楚劫質其母。陵使者至楚。坐其母。以招陵。陵母私泣對使者語。陵而遽伏劍以死。送之。項羽復烹其母。陵之不及。

爲徐庶。以陵母之蚤決計也。陵於何罪哉。予謂陵母之決計。正以陵之不蚤爲徐庶耳。陵胡以使者往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况或兵其母乎。雍容使命之交。是陵懷不決之心。而以觀其母也。於母有使於楚。無一箇焉。是陵示不屈之志。而以殺其母也。或曰。假陵歸楚。則如何。固爲楚用之與。曰。非然也。曹操挾天子而爲之相。一時思漢之士。麇至而歸之。士可以虛名集也。徐庶之不歸操。知操之爲漢賊矣。其辭劉也。以存母也。歸操而竟未

良將
制勝
豈一
端

有聞焉。庶固不爲操用之。與不然。以彼其才。魏得而用之。豈文若輩下也。陵若庶可也。庶一名福。魏畧曰。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同郡石福俱來。比黃初中。福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問元直。罷仕。元材如此。嘆曰。魏殊多士耶。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

或問良將之用兵也。戰而勝。與勝而戰。與。曰。知彼知已。勝而戰者。良將也。曰。韓信伐魏。問酈生。魏得無

用周叔爲大將乎。對曰：相直也。而後進。然則韓信之成功，亦幸而厯矣。曰：否。不然。將如信，無幸而成之功也。且叔豈信對與？曰：假對則如之何。曰：信豈不能策魏之必不能盡用叔也？曰：一日而用之，則如之何。曰：凡兩將材武敵，則視諸其將將者焉。昔燕以樂毅代田單，單畏樂毅，不畏燕王。卒能使燕爲逐樂毅而用騎劫，燕以敗。趙以李牧當王翦，翦亡能制李牧，能制趙王。卒能使趙爲殺李牧而用顏聚。趙以亡。夫良將之制勝也，豈一端而已。

漢王
許漢
使者

漢王自成臯逃北度河宿小脩武傳舍晨自稱漢使
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卧內奪其印符以
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甚矣
兩將之驕兩將之悅也與強敵交和而舍乃不惕
暮夜乎周亞夫將兵營細柳猶無事時也天子先
驅至不得入天子至復不得入何況使者漢王詐
漢使者乃爾耳藉項王詐漢使者鬪鬪兩將之頭
與印符俱已危哉

項伯勸羽毋殺太公此當是爲項乎爲劉乎曰此爲

項明矣。宋李繼遷叛，或獲其母，太宗召寇準議將殺之。呂端曰：非計之得已。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幸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禽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耳。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即用其策。項伯之言，呂端之言也。

項羽之殺義帝，亦高祖之心也。直未及焉耳。徒以有

羽在也。羽滅而天下者，漢有矣。高祖能以此臣事人乎？非羽殺義帝，漢必殺也。羽實爲高祖殺義帝。若代之手焉，而且以藉漢口也。斯喚豎子，失計之大者矣。或曰：高祖之寬仁也，使項羽不殺義帝而殺之，祖滅羽必有以處帝者，豈必殺乎？曰：殺也。凡始定天下者，必防微而塗憂焉。謝夫崛起，未易以服衆而初附之人心，難遽習也。韓彭功能高，漢猶不容，而况各位足以搖天下乎？縱高祖能善處帝，而數年之間，反者九起，必有挾帝以爲名者。當是時，

秦宮
秦宮

雖帝亦自不能安於漢也

蕭何治未央宮極壯麗以固安高帝意於秦甚善夫
國於四塞之地兵簡輿衛民節輓漕不拔之基屹
焉雖然術也亦帝先入關見秦宮室即欲休舍何
以此疑之故人主母見其欲懼爲人得何以此得
帝也

陳平
秘計

白登之圍高帝紀云用陳平秘計得出而應邵注平
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
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

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而水經注引孫暢之畫記亦同蓋皆本桓譚新論譚去高祖時猶近得於所聞當要而他書一說云平造木偶美人運機關舞城上閼氏望見以爲生人慮冒頓納之遂勸冒頓爲退軍故馬孝常詩有舞木蹙蹙雪亂飛何人遂解白登圍之句是徒後人以意言之耳按漢書匈奴傳及陳平傳皆云使厚遺閼氏不言所遺何物史記但云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

世莫得聞。又楊雄上書建平閭亦曰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則當漢之世。以太史公孟堅子雲之多聞。已不及識。蓋必其勢危迫。其跡鄙猥。有不可使人聞之者。一時君臣深諱言之。故史僅云秘計。蓋平計至此已誠不可言竒矣。又按主父偃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成既軼姓。漢書不爲立傳。而高帝紀亦失載。乃幸僅見於偃之疏。然成可謂蚤識哉。世徒多平秘計。謂其厚遺閼氏。不知當是時。使高帝聽奉春君婁敬言。則平計何事。又使早聽御史成之諫。則婁敬亦亡所見其奇矣。自白登之圍解。而平以戶牖更曲逆。敬亦以奉春號建信。至成也。藐諸帝。獨弗之恩耶。夫曲突徙薪之果。不爲人恩澤也。惜哉。

請
取
所
愛
謂
氏
奉
隣
國
之
請

妻歆之策司馬溫公曰。冒瑱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何有於婦翁。予以爲豈惟婦翁正且。不有其婦耳。漢書匈奴傳。東胡嘗使使求冒瑱妻。闕氏左右請擊之。冒瑱曰。柰何與隣國。惜一女子乎。取所愛闕氏與之。昔戰國中山司馬喜。謂世無請人之妻。雖欲得請之。隣國不與也。彼冒瑱直謂其妻一女子。苟可以射利。伺便不難以奉隣國之請。而敬乃欲以一女子。交歡締愛。弭其生心。僥中國一日之亡。事不已愚乎。

高祖
殺丁
公

獵禽於原野。惟恐其創之少也。已得則惟恐其創之
多也。高祖始間於項羽之諸臣。而力去之。惟恐其
忠項氏而爲已不利也。及羽得而丁固者。以項氏
之臣不忠於項氏。侈豈其肯哉。亦惟恐其創之多
之說也。或曰將誅不忠以殉於衆。則項伯者渠矣。
夫帝也。舍其大而侈其小。奚居曰不然。夫二人者
之事。則有間矣。丁公戰將也。生高祖於刃下。項伯
謨將也。生太公於俎上。夫臨陣縱敵。是二心也。誦
國緩刑。是一德也。安得比而語諸。或曰項伯固亡

偶語
封雅
齒

罪與。曰背國而漢忘其宗。易氏而劉滅其祖。伯罪
可殺也。漢獨不當殺之也。夫恩可我割。故丁公之
罪不可原。法可親屈。故項伯之功不可棄。殺丁公
足以勸忠。賞項伯亦以明孝。

沙中偶語必反耶。必反。廼耦語沙中。使人主乎見耶。
良非調者。亦焉得知耶。取天下難矣。高祖百戰僅
得之。諸將身親見也。及天下才定。而諸將以微功
少望。輒生心耶。審爾則良爲帝腹心。計畫臣不早
發而俟其成謀。又必人主見。臨問乃得言耶。或曰

良事每被人刻畫。加以藻績亡本實矣。良意廼徒
爲雍齒游說。使帝棄怨錄功。亡他也。初帝方起沛
定豐。令齒守豐。齒反爲魏守豐。沛公攻豐。不能得。
怨齒時景駒爲楚王在留。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
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卒不下。後請項梁益
兵。還攻拔之。雍齒奔魏。及漢定天下。齒歸漢。帝破
黥布。過沛。酒樂。猶憾豐。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
吾。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其怨齒如是。安國
侯。王陵者。高帝功臣也。以善雍齒。故陵從高帝久。

晚乃得封。夫徒善雍齒而不封。况齒良以爲齒本
有功。而天下未定。雖莫適去就。亦人情。亡足深過。
將伺間入其說。畏帝恨深。思有以動之。故不覺其
危言。類恐喝耳。其曰取上素所不快。群臣所共知。
誰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則非雍齒而誰良。
之指固滿於是矣。然釋方啟封。群臣之賞未洽。而
帝自是有舉不盡。信諸大功臣之心矣。昔子貢一
出游說。亂齊破吳。疆晉霸越。而存魯。本意存魯也。
然齊吳以亂亡。留侯一言而封雍齒。致淮陰九江。

梁王相繼駢首。以反僂死。亦良一言之力也。與哉。
京房嫉石顯顯權。欲去之。嘗晏見元帝。論幽厲所
以亡。以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因反覆極論。且曰。
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爲亂
者誰哉。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
天下之士者是矣。雖不明言石顯。固石顯也。晉馮
統思張華。嘗侍武帝。從容論鍾會事。因稽首曰。陛
下旣然徵臣之言。宜思堅水之漸。無使如會之徒。
復致覆敗。上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陛下謀

十五

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以據方鎮。總六馬之任者。皆在陛下深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隨免官。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而已。統亦何嘗斥張華。帝固知其爲張華。其所言固張華也。留侯之爲雍齒說高帝。此類矣。

四皓
非主
臣對

古未有使太子將者。春秋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陳誼引制則備矣。戰國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

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漢黥布反高帝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者相謂曰。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四人者之說卽外黃徐子之言。與此徒以利害言之不若克之正也。以是審四人者亦戰國策士之流。高可與魯仲連肩耳。謂其有王佐材未也。

胡頤菴跋四皓圖曰。余讀留侯世家。至有所謂四人者。嘗高其義不爲屈辱用。高帝欲易太子。呂氏用

留侯計。卑辭厚禮。招致此四人。爲太子助。此四人亦幡然無難色。司馬公謂審有此。是子房爲子植黨以拒父也。愚以爲當留侯被劫。畫計之日。惟知用圯上老人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然此四人既不爲父用。肯復從其子。有可疑者一也。向以帝之慢侮。而逃匿不從。今從太子見。寧必其不輕而且罵哉。有可疑者二也。且此四人高蹈遠引。宜不役志於物。一旦以金璧書幣而來。有可疑者三也。夫惟其有可疑者三。余是以知此四人

者。必不苟出焉。雖然。四人從太子游者。必有謂其
果爲商顏之老。則余不知也。

二老論人於高帝之世。能建大計。以道義倡人心。有新城
之三老。而三傑之徒。不與焉。能立大節。以禮樂扶
世教。有魯國之兩生。而四皓之屬。不與焉。然而三
老逸其名。兩生失其姓。則以嫚儒之世。士皆逃名
出者。旣不復留。而處者又不復出。太史公又退處
士。故不復博訪。而備著之。使夫操行之難。而姓名
翳然。良不能已於撫卷之長嘆也。

漢四百年
大綱
正二
人之
力
三老
功益
天下
世

高祖不知有君。一鄉老言。乃知喪義帝。不知有父。一家令言。乃知尊太公。漢四百年。謂大綱正。繫二人之力。與二人者。名不著於冊。史以人微歿之。高祖其軼賞哉。

漢法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而秩亦至冗猥矣。乃新城三老一言。而激發君臣之大義。於天造草昧之中。壺関三老一言。而感動父子之至情。於人欲橫流之際。當是

時。漢廷設策之士。論道之官。林立。空負尸素。而三老掌教化一鄉。乃其功在天下萬世也。由此觀之。人浮於官。亦何讓於三公之位哉。

陸賈新語

陸賈說高祖詩書。因作十篇。命曰新語。上之。其論性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爲道。斯敦語也。與中庸首篇相發明。董相不逮也。

高祖自將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客說何多買田宅。賤貨。賈以自污。何從其計。而上悅。後漢吳漢

出征。妻子在后。買田業。漢還。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買田宅爲。悉散以予兄弟外家。終吳漢未開。光武織芥也。史稱高祖豁達大度。善任。而此一事。方之。迺孫貶矣。又高祖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至何謁上。民所上書。皆以予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隱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獸食。上乃怒。下何廷尉。械繫之。夫爲相。乃強市奪民田宅。攘利。此可罪。勿問。爲民請田宅業。民。真宰相。

事而輒怒以係。是何說哉。帝豈不欲過常在相。而勿令見德於天下與。如此卽一市井妄庸人可置相。何必宿德。而窺顏順色。推美受過。以成王之惡於天下。是使李斯再見。而秦再續也。而可乎。高祖之王蜀也。使諸將畧地。拔隴西諸郡。因令故秦死剛民得田之。及已平定天下。蕭何爲相。謂上林中多空地。棄請弛以與民。亦前令也。而何得罪何也。高祖以爲此舉首何也。然不弘矣。此孰非君之士地。而何能擅以爲功耶。田單相齊。解裘以珞涉濫。

之寒者齊王下令而嘉之。國人皆曰。雖單之善。王之善也。帝欲攘善於何乎。爲齊王亦可也。

信與陳豨合謀反

反辨

信果與陳豨合謀反。當自豨反後。或然豨反非有素也。豨少好賓客。以代相監趙代邊。過趙客隨之者千餘乘。趙相周昌入言。上令人案之。而豨客居代者。諸爲不法事。多連豨。豨恐始反。其初爲代相行邊。過辭信於邸。則漢天子親幸臣也。信顧獨居危疑地。兢兢自保。刃在其頸。此畔常之謀。滅族之禍。廼擊鼓而呼市人哉。且對人之親臣。無故而教之。

以反。王不可也。予謂是時縱豨有言。安知不爲漢間以嘗我。擊手中庭之語。豈輒出信之口。誰爲屬耳者。舍人弟之告變。直呂氏甚之耳。且信大功臣也。謀反在漢法何等。廷尉不按實。公卿不雜議。而舍人弟突在。亦不聞廷折一語。高帝且破豨。駕返長安。有日也。長樂鍾室之誅。爲此恩。豈非以信反無端。慮帝之寬仁。且有以開之也哉。且彭越之旣得也。有司驗反已實。帝猶赦越爲庶人。時帝在雒陽。呂氏在長安。故越猶得以逋其誅。其後呂

氏卒使其舍人告越復反。乃就僂。然則楚舍人第亦安知不梁舍人也。故予意直以舍卒淮陰侯之誅。皆呂氏之陰謀使然耳。盧縮之言曰：往年漢族誅淮陰。誅彭越。皆呂氏之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當世之論則已然矣。

樂布可謂義勇。其哭彭越。撼天子逆鱗。天子震怒。布左足窺湯鼎。猶狼狽獨以其未死。抗言正色。明梁王之無罪。天子卒赦而官之。謂其言中也。且夫身

南面稱王。闔梁之百餘城不反。乃以顛踣遷徙中
反乎。韓信排蒯通之說。彭越拒扈輒之謀。兩人皆
英雄。明天下大勢所歸。其無反端。曉甚。乃皆不免
族。身死於女子。爲可悲矣。淮南王業果反。漢一歲
而以功高淮南誅者。此二人焉。欲終臣節得乎。然
韓信不反。蕭相國則與呂后謀。因給信須臾斬之。
黥布反。帝以告變書。示蕭相國。相國乃謂布不宜
有此。恐讐怨妄誣。請繫告者。而使人微驗。何相國
誅信之暴。而歎布之過於深也。以高帝治黥布。則

相國猶能明之。以高后治韓信。則相國自爲其身計耳。故知殺三人舉非高祖志也。然呂氏之所以必殺此三人何也。帝百戰得天下。卽病年亦漸衰老矣。惠帝爲太子。呂之自出。弱而少。呂氏以爲此三人者。非少主臣也。故欲當高帝時殺之。帝亦爲其所動焉耳。且后之陰賊猜鷙。豈徒三人異時高帝崩。惠帝年十七。三人者已皆修死。諸將與高帝掘起。獨絳灌諸人在。然后且秘喪四日。獨與其所幸。審食其謀欲盡族是。而後發喪。微酈將軍計。且

喋血京師有日矣。夫此諸將固淮陰子真之同列。淮南以爲不足畏者也。猶畏忌之如是。况三人而呂氏能以一朝容之也哉。

大風
思猛
高帝旣擊黥布破之。還沛。置酒沛宮。因大風思猛士作歌甚矣。帝之不悟也。猛士可使守。梟將不友矣。布友也。帝且躬萬乘。鑿天下勁兵。僅乃殪之。尚不自艾而猛士思乎。文中子云。大風歌其霸心之存乎。秋風辭其悔心之萌乎。蓋亦謂帝雄霸之心。老而不衰。會不如廼孫之知悔也。

高帝
察守
尉無
罪

陳平
計
樊噲
亡死

陳豨反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趙相周昌請誅
守尉上曰守尉反耶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
察哉自秦郡邑天下置守尉無寸兵之寄故陳勝
一舉事而海內嚮應郡邑瓦解高祖起自豐沛熟
此矣故不獨委罪於守尉夫與人空城而責之守
是捧土而隄決河也不亦難哉

樊噲將兵伐燕時帝已病甚有讒噲見宮呂氏欲殺趙
王者帝大怒曰噲見吾病幾吾死也用陳平計召
周勃受詔牀下馳傳載勃代噲將即軍中斬噲頭

兩人行謀。曰恐上後悔。寧因而致之上。上自誅之。乃爲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勃代將彼兩人。豈將白噲須臾亡死。寧忤帝旨者。蓋牀下之對。察帝甚親。知帝病必不起。而政且自呂氏出。卽執以歸上。上在。幸自誅之。則手刃噲者非我也。有如宮車一日宴駕。而噲得以逋其誅。則爲德於呂氏。豈有竟哉。此平之譎也。故當是時。帝儼然在。而兩人者。固輸情於他族矣。况千秋萬歲後。

金鼉子上篇卷之七

金罍子上篇卷之八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程子
過望
陳平

或問程子。呂后欲王諸呂。陳平何以不諫。程子曰。當時王陵諫已不聽。若陳平諫無益而徒激呂氏之怒。故不諫也。予謂此未嘗深攷也。諸呂王誰爲呂氏首畫此策者。平尚得諫耶。按漢書劉澤傳。劉澤

者高祖從祖兄弟。事高祖封營澤侯。呂后時齊人田生以畫奸澤。澤奉金二百斤爲壽。田生居二歲澤使人謂田生。田生乃如長安。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而乘間屏人說張卿。以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有。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田生

因說營澤侯劉澤。諸劉長當王。彼得王喜。諸呂王益固。張卿入言之。而太后女弟呂頹女亦爲營澤侯妻。故遂立營澤侯爲瑯琊王。事顛末如此。其爲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此萬世公案也。平尚誰欺耶。蓋呂氏之王實起於惠帝崩。呂太后持天下。欲顯私外家。劉澤欲王。田生利賂。張卿恬寵。而平勃等亦咸欲固寵位。以是參合。而平獨逢意。呂太后交關張卿。先太后未發。密爲太后畫蚤定。獨重難王陵。其令后廷

問陵纔發其非劉氏勿王一語。卽轉問平勃。二人同聲傳會。三人以二人之言。遽逆折其氣。而關之口。皆平策也。蓋事死轉垂八九成。始及陵。陵爲此諤諤。後矣。此陵在平術中。弗晤也。而百世之下。且猶得以欺程子。謂平懲陵事不諫。夫平豈欲諫者耶。而程子望之過矣。又按外戚呂公傳。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

張良
辟穀
避世

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詔曰。皆
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亦脫禍矣。丞
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
起。夫平苟欲固寵脫禍於時。彼將且王之漸也。王
猶空名。而將之爲寄特重矣。平猶能望呂太后風
旨。亟爲之請。又何有於王。而當庭問王諸呂時。又
何以幾平之諫也。程子之望於平。誠亦過厚矣。

張良辟穀。曹參酒於酒。陳平淫於酒。與婦人。其皆有
不得已乎。其憂思深。其道周。其當呂氏之際乎。良

漢君臣不為三代

也。辟世故引而立於潔。參平避事。故推而納諸污。夫神僊為高尚所託。而公宰非優游之司。故易曰。肥遯吉。無不利。余以是軒夫留侯焉。

書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惠帝為君。則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曹參為相。則日夜飲醇酒。不事事。吁。此君此相。漢之不為三代果矣。蓋當是時。以恬羸氏之敝。以養呂媯之亂。而曾莫之止也。易未濟之上九。所謂飲酒濡首。有孚失是者。帝君臣以之。

求臣
猶是
求女

左袒
右袒
論

史記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
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
出門者。此固人情也。通曰然。求臣亦猶是也。予謂
相國與通言失矣。婦人幽居守寡不出門。卽復何
取。旣取卽與夫死三日嫁庸瘡耶。夫烈女不更二
夫。二夫之女。中士亦羞與爲配。故不獨女也。况明
君廼以此求臣也。

周勃旣入北軍。下令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宋
浚儀王應麟曰。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

袒左。是以大射及士喪禮皆袒左。惟受刑者袒右。故覲禮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太尉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軍中。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予謂深寧此論。雅有考證。然周衰教廢。重以秦人蔑棄之餘。雖學士大夫。以莫講乎禮。而勃以事變倉卒。人心惶惑之時。將驅人以必爲此。不爲彼。三軍之趣向。視其指顧。乃不正明其大義之所在。而徒以色授意予。諭人於不言之表。毋已迂乎。正恐以勃之推。

朴少文亦未嘗學禮而有見乎此。且戰國齊王孫賈將討淖齒。號於市中曰。欲與我誅者袒右。於是市中從者四百人。陳勝詐稱公子扶蘇項燕以從。民望乃袒右而稱大楚。斯又何說耶。豈將驅人以效義而顧先懼之以必刑。其不然矣。由此觀之。袒左袒右。皆出於一時號令之權宜。本非有意其間。而人心從違。則惟其大義之所在。曾不問其左右袒也。或曰。然則勃意無適莫與。曰。非然也。此勃之術也。呂東萊先生曰。軍中忿呂氏而思劉氏。不待

麗寄
給祿
誼存
君親

問而可知也。必使之左袒者，所以發其忠憤而爲
建義號令之始也。士一左袒，雖使有呂氏之人潛
伏行伍之中，亦皆膽落神禔，無能爲矣。故曰此勃
之術也。

班史酈商子寄與呂祿友善。及大臣欲誅諸呂，呂祿
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乃劫商令
其子寄給祿祿信之，與出游。勃乃得入，據北軍，誅
諸呂。贊曰：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
者，謂見義而忘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

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得其旨矣。唐呂
溫著由鹿賦。乃及寄事。曰呂祿之難。誰非漢臣。交
則不義。賣亦不仁。彼美酈生。既爲交親。誘襲軍印。
豈無他人。謂寄鹿不如不知。當是時。漢事勢方急。
呂祿之信。惟况况。父又在劫中。成敗之間。逆順
之際。不容一髮。若况况少遲迴不決。使漢失其幾。則
誤國之罪大。卽呂伏其辜。則及族之過深。友不可
賣。賣君父可乎。夫當仁而行。亦何必讓之他人哉。
溫佞文死黨。緣有斯言。易曰。係小子。失丈夫。溫之

文帝
除祕
祝官

謂乎

漢文帝除祕祝官。曰不欲移過於下。聞祠官祝釐則曰專饗獨美其福。而百姓不與。是重吾不德也。令專致敬。無有所祈。禍福英主之所大懼也。而過不欲移之於下。福不欲歸之於上。其超世獨觀矣。有皇極錫民之心焉。

文帝
后
見仁
宗

人主所諱者死亡。至亡而趣死。而歿。雖明主亦或難之。尤不樂聞者。死與歿也。賈誼上疏。當文帝時。廼言事勢可爲長太息。可爲流涕。可爲痛哭。若亡不

因

及躡矣。猶可者。其曰歿爲明神廟號太宗。則逆期
其死猶可者。至曰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
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死不寧。夫人主當
萬歲後。而母未嘗教子。未嘗改弱。是旦夕入地事
也。而誼能誦言之。帝亦恬不以爲意。帝豈特明也
與哉。蓋誼之所以言之。亦以帝之能受也。宋范鎮
請仁宗立後。至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
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
死之時。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

中變。故畏避而爲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
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
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
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夫曰亂兵
又曰急兵。是謂人主危亡死喪。至不可測。當時聞
者。猶爲之股栗。而鎮無折氣。仁宗無動色。文帝之
後。更千載。廼僅見一仁宗也。如兩主者。其可及矣
乎。漢成帝諱死。至殺丞相翟方進。以當天變。秦始
皇。隋煬帝。皆酷諱亡。然秦隋之亡。不及再世。漢成

文帝
不相
竇廣
國

帝之死距翟方進之死才兩月。夫諱死亡。免於死
亡。無此理也。

文帝知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以廣國親皇后弟。曰
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也。又念不可。卒相申屠嘉。元
帝時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馮野王。行
能第一。時野王姊媛克後宮爲昭儀。上曰吾用野
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
卒用張譚。古者帝王之用人也。左賢右戚。謂賢則
非必戚。謂戚而賢則用之。長君之退讓君卿之剛

固可謂之賢矣。而以外戚罷。惟田蚡王鳳譚莽輩甚不肖而戚異時則皆重用之。然則非辟戚也。辟賢也。文帝念天下之議已。而棄竇廣國。而武帝卒用蚡。元帝棄馮氏兄弟。爲後世作法。而用王氏。群弟子孫者。卽成帝之世也。賢者常不壅。不肖者常幸。吁。豈惟踈逖之士然哉。

張武
金錢

文帝賜張武金錢以賂而媿之。此以賞爲罰也。使天下皆以辜受賞。賞不勝矣。武代來人。帝故存之。其曰媿之術也。唐太宗之於長孫順德亦此。順德叔

賈誼
鵝賦

房親有口庸故太宗不欲行法要之帝王之道善
有賞惡有罰無互用也惡可賞也善亦可罰乎使
二帝率其誠心而質行之則二人之罪亦未爲無
可原者夫使貪使詐則過行可畧也議功議親則
舊章可覆也何必術乎

唐史後召順德爲澤州刺

史順德素少檢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時守
長多通餉問順德絕摘無所容遂爲良吏

黃氏日抄云賈誼鵬賦稱單闕之歲蓋丁卯也時絳
侯已就國灌嬰已死則絳灌無由諧誼大事記移

之甲子歲然當缺疑耳。余按風俗通劉向嘗對成
帝曰。大中大夫鄧通。以佞幸見愛。疑於至親。文帝
又爲微行。數幸通家。及帝嘗從騎獵。大中大夫賈
誼數諫止之。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
通爲人數庭議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旣之
官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闕其尊顯。佞諛得
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
愬也。則誼之不安跡於朝。乃爲鄧通非絳灌也太
史公稱鄧通無他能。獨自謹其身。以媚於上。苟悅

與人
主言
不可
不深
長思

謂通謹身自媚不得干預政事然烏覩鴟梟好音
哉安有芝茨連枝梟鸞接翼者向去賈誼不遠傳
學洽聞習識先朝事其對王言應不虛宋景文謂
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蓋亦正用此事
困學記聞以漢書無之遂以爲誤則失攷也

與人主言不可不深長思也諷一而勸百不如一諷
之愈也張釋之爲廷尉而奏當犯蹕者以罰金善
矣然曰方是時上使人誅之則已非也是道人主
倉卒殺人而以天下之公法飾私怒必自斯言矣

申屠嘉廷斥鄧通。見謂剛挺然。其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亦非惡爲天子。有私人。况將徙其命德之具。而以寵席之哉。

申屠嘉傳。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按故安。号号。挺其剛節。正色廟堂。格非抵佞。其事業。後偉矣。本此平。懷中少立者。能然哉。鄧通之死。無間言。亦侯夙行高。無以偵之。故君子貴豫立也。

漢文帝於相能容申屠嘉。於將能容周亞夫。能自詘以申人臣之節。世主之所難也。至景帝。兩人者無

申屠

嘉事

蔡俊

法

文帝

能容

申屠

嘉

法

由唐
嘉剛
義守
節

事乃皆以歐血死。景之字其弗私矣哉。司馬遷贊
兩人之守節。而一惜其無術。一咎其不孫。論之盡
可也。遷之意。則以寬帝之過也。

申屠嘉材官蹶張也。而相漢用人之塗廣矣。然文帝
其知人哉。夫其拜而納袁盎也。以度其坐而挫鄧
通也。以節後之相者。未有能繼之者也。班史贊申
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
矣。班蓋以術爲學故云。夫以術則嘉之堂堂。誠不
若三人者之多知巧媚以自全也。然謂三人學術

可乎

殺竇
錯以
謝七
國

文帝時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爰盎曰諸侯太驕必
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許而後淮南王謀反覺盎曰
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則盎之嘗爲文帝畫
淮南固錯策也錯乃行之吳楚而七國反盎單咎
錯勸帝亟斬錯以說何也錯死而兵不罷盎亦終
不爲竇錯坐償其無辜又何也始錯建議以諸侯
王罪過請漸削其支郡下公卿列侯議而竇嬰獨
爭之繇此嬰與錯有隙而嬰故與盎善盎又素不

好錯。方乘吳楚反。以盎經爲吳相。宜知謀不言。請治罪。而盎聞大恐。乃夜見嬰。爲言上得召見。此非盎殺錯。則錯殺盎。兩人胥領各繫其唇。脰強弱先後間耳。故盎雖違本心。忘其前言。訾國大計。以爲邪謀。盎誠奮不顧也。且夫錯爲天子擅適諸侯。可殺而吳楚七國反。可復救耶。夫七國反。兵交於梁之墟。此固非一日而舉也。楚王淮南三王皆不洗沐十餘年。吳王雖白頭舉事。然圖之三十餘年矣。志不在錯也。錯固曰。削亦反。不削亦反。且擊吠狗。

爲客謝者可也。乃殺狗以謝盜。盜不憎主人乎。帝已誅錯。盜報於吳楚而兵不罷。鄧公之言中。而盜之言不中。帝亦謝公曰。吾甚恨之。然而盜不失奉常。帝之棄錯也。如遺跡焉。然則帝有意殺錯矣。錯始爲策以撓諸侯。七國之兵起。藉名於誅錯。雖天子以爲兵自錯也。錯與帝議出軍事。而錯勸帝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帝意以爲召天下兵者誰也。乃緩急一旦使吾將。此啻意於殺錯。而決機於盜之一言也。故錯死而盜不復。以錯受其咎者。此

也夫錯固熟談兵事於上矣。周亞夫之可使將兵而錯不知也。乃曰群臣不可信。及錯死而亞夫由中尉爲太尉。卒大破吳楚。然則謂此兵必天子將者。是錯之銳於爲國慮而闇於用人也。雖然。是亦何足以死哉。大抵兩人皆詭辨用智數。方天下有事。不深惟國家之急而先務崇其私讐。錯之欲按爰盎者。猶有跡也。然非其時矣。盎又乘天子孤危。挾諸侯兵以虛聲恐喝漢庭。使天子爲其甘心於錯。皆徼時射利。非在公不欺忠信之臣也。而錯獨

不許
田祿
伯

死爲火寃矣

吳王濞之初反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竒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竒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屯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呂布攻劉備於沛。備走。曹操與備進屠彭城。至下邳。布敗。欲降。陳宮曰。操遠來。勢不能久。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

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官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破也。布然之。布妻謂布曰。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城遠出。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爲將軍妻哉。布乃止。濞與布之胥於敗也。人以爲不聽田祿伯陳官之言也。夫兵大事也。而謀之妻子。宜其及也。雖然。及主之兵。不可以藉人與反主之人。不可藉之以兵。不亦暢於情。而究於理之言已乎。以二豎之逆。雖使悉聽二子。吾固

孝景
後周
漢

知其正能爲矣

孝景以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卒殺之而衛綰無他
長昇能割鷓鷯庶謹徒以爲醇厚可相少主尊寵
之昔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夫必有憫然不可奪之節而後
可以寄命可以託孤此非條侯其人乎彼周勃非
不厚重而高祖先王陵之少慙公孫弘非不庶謹
而武帝欽汲黯之直節蓋王鉉輔德金柅繫紆類
豈委瑣齷齪之流所能任而景帝取舍若此棄周

都非
酷吏

昂而寶康瓠為可憾焉耳

郅都非酷吏也。自其為中都。已犯顏數諫諍。不肯為
買姬擊廁。彘為中尉。則長揖丞相。其伉厲守高足
稱焉。至於不顧妻子而奉職。不避貴戚而行法。問
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蓋矢心砥節。佐公不欺。廩
然者也。當高惠文景時。海內乂安。禁網疎漏。至於
鄉有睚眦之豪。里有恣睢之戚。而公卿大夫議論
恂恂。依於淳厚。以弛姦宿慝為務。諱稱人之過失。
都也崛起其間。信其廉潔。一日去恩任法。以武捷

爲治。取於愉快。橫被酷聲。然非有其實矣。

西漢酷吏論

書西漢酷吏傳云。西漢酷吏。大畧有三等。一曰詘德而顛任法。若郅都奉職不顧妻子。行法不避貴戚。趙禹舍無食客。庭絕知友之請。孤立行一意。見法輒取是也。然皆能廉正不污。稍稍務大體。不專事酷急。故人猶得以法信之。若神羊觸彘。含性斯特。鷲鳥迅擊。孤騫不朋。亦其似焉。一曰詘法而專任。意任意者。任已意也。法不足持矣。周陽曰。居二千石。意爲酷急。矯恣所愛者。撓法治之。所憎者。曲法

滅之嚴延年以摧折豪強扶助貧弱爲治貧弱雖
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強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
人所謂當死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是也
此不任法亦不任人而上下由心操縱自我使民
莫必以爲命而神其威然人人重足矣猛虎搏人
而噬之豈擇豪英哉然亦可謂冠虎矣一日訕意
而任情任情者任人之情也雖已亦不得而自專
焉以三尺爲媚人之具矣如張湯專阿主意主意
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杜周善候

侯。以人主意指爲獄。上所欲擠者。取而陷之。上所
欲釋者。久次待問。而微見其寃狀。王溫舒多誦少
文。善事有勢。卽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
山。弗犯無勢。雖貴戚。必侵辱。此捐已而託於人以
爲重。撓天子之法。而阿其私。借勢於當事者之門。
而張其威。狐附虎而人畏之。然威在虎矣。

郅都田延年。皆以形似名。註班史酷吏傳。百世之下。
權德輿始議其非。劉放爲刊其誤。公議哉。然董宣
疆項也。而亦首之東漢。蓋剛近傲嚴近酷。似之而

到都
田延
年名
註酷

附諸人性

非固未易察焉

政之寬猛附諸人性有終其身不能相爲者。聆其言。便可察之。前漢尹賞疾病且死。戒其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污。坐賊慎毋然。政在庇民。而以殘賊爲功。將挾之以媒進用。謂軟弱辱於貪污。坐賊。此真酷吏之言也。後漢宋均性寬和。不事刑法。常以爲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

賊吏
娼妻

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夫貪
污放縱。寧可乎。而苛尤甚。謂苛察不如貪汙放縱。
此真循吏之言也。

賊而吏可乎。予曰不知也。將娼而妻之可乎。人亦曰
不知也。予曰妻其娼者。將密閹層室之矣。能閹其
心乎。猴而冠之。吾懼其野心難繼焉。吏其賊者。將
高堂大府之矣。能堂其政乎。虎而冠之。吾懼其貪
吻愈張焉。夫娼而妻之。卽妻而娼之。與其娼於密
閹層室。曾不若列肆倚門之愈也。賊而吏之。卽吏

而賊之與其賊於高堂大府。曾不若剽都眩篋之
念也。

當官之三事曰清。計吏之六治曰廉。弁吏治者。其惟
不貪乎。人亦有言。廉而無爲。不若貪而有爲。此甚
非扶世掖教之言也。苟貪矣。夫復何爲。其揮揮霍
霍也者。其泯泯芬芬也者。得非以佐已之所不足
而成其私。掩人之所不察。而蓋其欲耶。夫是以健
翻傳虎。其傷人必多。以文錦冒弊。其害人滋甚。吾
未見夫其以貪。而能以有爲。爲之民者也。

當官
三事
曰清

武帝
對繼
母如
母
母如
母如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季。繼母陳殺防季父。防季因殺陳。依律以殺母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也。繼母有殺其父。而子殺之。此人倫自古所無之大變。禮與律皆所不載。而武帝以冲藐之年。能以意斷斯獄。可謂英特。然曰與殺人同。而不曰與殺罪人同律。殺人者死。母乃猶甚。先此梁人有後妻殺夫。

者其子又殺之。孔季彥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
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
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
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
親。卽凡人耳。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
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誼。是子宜以
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
相從之。此蓋與武帝之見無異。而曰非司寇而擅
殺。則以其人爲可殺。而此特非其殺之之人耳。此

議爲尤盡。然非司寇而擅殺。古律不可知。今大明律。父母爲人殺。而子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卽殺死者。勿論。竊疑當人此比。庶幾權與經協。法與禮皆然。畢竟爲人子者。不幸而罹此變。不必以擅殺之爲可也。要當如何。後魏書竇瑗疏云。臣伏讀麟趾新制。至母殺其父。子不得告。三反覆之。未得其門。按律子孫告祖父母父母者死。蓋謂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其父。而子不告。知母而不知父。且母之於父。

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俱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議在不赦。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預制斯條。爰此議。是開人子告之門矣。故母有殺其父者。其子可告。不可殺。亡論繼母也。然則爲子而告其父母。則如何。曰。人生有父。而至於母。殺之。有母。而至於子。告之。無生之心矣。母死。以伏法。子死。以殉義。其可也。雖然。繼母如母。明非母也。以義母之而已。義之盡。卽塗人矣。故勿死。以全父之志。其可也。

今大明律于各犯義條。謂繼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八

母殺其父聽告不在此限

金罍子上篇卷之八

孟子上篇卷之九

明上虞陳絳用楊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元光元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因推春秋大一統之

義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

使竝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明致堂胡氏稱之

謂其功不下孟子也及觀漢書武帝建元之元年

至神
舒策
推春
秋大
一統
之義

實帝卽位之初年冬十月始詔丞相御史列侯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而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則先此仲舒對策之六年已肇建斯議非始自仲舒矣綰旣奏可未數年而仲舒廷對之言已復懇懇及之豈一嘗行之而輒復廢於積習之未易除與史稱綰以戲車爲郎至丞相終無可言而其所建明乃如是蕭相國曹參貶矣特其言排申商韓非蘇張而不及老黃意實太后之餘人情猶

有所諱。不然。或其所學正在此。史云。縮醇謹。庶實
長者無他。則其人可知也。至田蚡繼之。始盡黜黃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
又復以治春秋對策取宰相封侯。於是一時儒者
始雲合風動。益知所嚮往。而天下之學始粹然一
歸於正矣。是固諸臣先後倡導之力。而武帝表章
之功亦安可誣與。世之談者。往往媿秦皇於漢武。
秦始皇既平一天下。納丞相李斯之奏。令史官非
秦紀皆燒之。偶語詩書者。至於棄市。而武帝乃獨

能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由此觀之其大本固已卓然夫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恠巡游無度所以異於始皇者固亡幾也然而諸有亡秦之失而卒無亡秦之禍其殆以是也夫其殆以是也夫

往徵
賢良
文學
弘到
稱旨

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而公孫弘時年六十以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弘乃復至太常上策招諸儒而弘對獨稱旨天子擢弘爲第一

召見容貌甚麗。蓋弘之再上也。既有所創而然。且年益邁。則知益深。是時爲善順上旨之公孫弘。非復不合意之弘矣。然夫人雖佼好。老則衰醜。弘年已望七。而貌麗何。既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言。昔周公旦治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惟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策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而弘對且曰。操曲木者不繫日。銷金石者不繫月。暮年而變。臣弘尚切進之。則又晏然自咤。以爲翁張變。

以治詩被徵至武帝復以賢良

化神於周公。蓋弘以遲暮遭逢。雅知帝喜功好銳。將靳其老。謂歲月不足以見效。故盛誇其致理之捷。以示可用。此其詐也。

轅固以治詩被徵。景帝朝為竇太后弗悅。嘗使入圈擊彘。已大絀辱矣。曾是莫懲乎。至武帝卽位。復以賢良徵。當是時。年九十餘矣。天子就而有問之時也。胡爲乎不憚馳驅。偶旅然來哉。宜諸儒之嫉毀也。然性廉直。不苟合人。公孫弘亦仄目而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則老成典

董仲舒
記室
丞相
書

刑。居然在矣。

董仲舒詣丞相弘記室書。見廣文選出本集。余三復是書。深惟古人忠質之風。儒者直諒之義也。以一箇小臣。處䟽逖之分。當棄捐之餘。欲一望丞相府言事。輒神亂色沮。咕咕不能吐一氣。况敢發一辭。其盡言不諱者。惟稱頌功德。光於伊姬。及疊疊伸道私款。不勝覲縷爾。仲舒於此無與焉。而顧嗶嗶道以周公下士之義。及堯舜二王。所以致業之本。何其暢也。且云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饑餓死。

傷者半。盜賊竝起。良民被害。皆由仲舒等。夫佐天子理陰陽。司教化。真宰相責。豈關一江都相哉。而仲舒深自引咎。其意指蓋特有在。昔蕭望之爲御史大夫。下丞相階。僅一等。而望之奏言。百姓困乏。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此其自責誠切。而宣帝且疑望之意。輕宰相。况一江都相耶。而仲舒正色陳詞。畧無顧避。此雖坦懷恢度之所不能受。而况內深意思之齊人哉。宜其旣遭

知文亦易牙之知味

中廢旋相膠西。終其自才遂不得復望闕庭也。唐之大儒如韓昌黎氏其學術文行豈謝廣川而走伏光範門三上書宰相乃至於大聲疾呼求救窮餓之水火夫卑之乎亦已甚矣。視仲舒此書何如。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爲狗羹也。而其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猴與狗則縣矣。而弗察也。顧以人言爲旨惡。此以耳食者也。此以名爲味者也。若易牙之辨也。而人不能消滯澀。此其知味者也。惟文之於人也亦然。漢長安。壤之善爲。

賦嘗爲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
遂大見重於世晉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
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華張華曰此二京可三
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
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爲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
莫不歛衽讚服焉南梁張率之屬文也嘗以其向
作賦頌二千餘首示虞詡詡詆之率廼一旦毀之
更爲詩託云沈約而示之詡便句句嗟稱無字不
善夫文章之膾炙人口也猶味也而以爲慶虬之

公孫

弘

性

似

左思張率則人易之。託亂之於司馬相如。託左思於皇甫謐。託張率於沈約。而人始美之。此非知文者也。此以各爲文者也。以耳食者也。唐李華著吊古戰場文。極思研確。已成汗爲故書。雜置梵書之皮。它日與蕭穎士讀之。稱工。因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夫將繆李華於古之人。而不能度也。此其知文者也。亦易牙之於味也。

公孫弘忼克而獨數稱音張湯。弘與湯兩人合比爲姦於孝武之世。而史氏備列兩人性行。亦畧相似。

矣。按公孫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固折庭諍。奏事有不可，不肯廷辨，務以順上旨。而湯亦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餘贏，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而湯內外亦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兄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坐事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贏。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

遠近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王父。偃徙董仲舒
膠西。皆其力。而湯亦收接士大夫。已心雖不合。然
陽浮慕與之。及治獄。皆窮竟根本。殺嚴助。伍被。所
巧排大臣。自以爲功。多此類。蓋蠅應聲而集。腥醜
群力而赴穢。小人之性。必合其類者。亦勢耶。

張杜
班史
微意

漢書張湯杜周。雖不入酷吏傳。而兩人傳。贊明言其
竝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酷吏傳。贊又
斷斷詆訶此兩人。不少置。而明著以其子孫貴盛。
故別傳。非諱之也。當爲立傳於酷吏本。緣示戒使

人見殺人阿意無殄世之報。既身享富貴。而子孫振振。世逢其吉。則繆於于。公高問嚴。姬除墓之誼。非所以風厲後來。故特沒其名於此。而初亦未嘗遺其實於彼也。斯班史之微意與。

張湯
有後
殺身

張湯。而有後世疑天道矇矣。不然湯之惡已足以殺其軀。而又誰僂焉。震風迅霆。不踰時。天襲世而怒人乎。且湯酷烈。而蒙咎其身。安世溫良。而餘休其裔。惡無及嗣之罰。而善有延世之賞。于斯焉。以徵天道信弘矣。史也。迨而爲之詞。乃曰湯推賢揚。

善。固宜有後。夫以湯所推揚。卽正監掾史中。刻深
爲爪牙用。依於文學。稍稍鄉上。意能傳古義。平亭
疑法。讞疑事。會上所喜。予則曰。某固爲臣爲之。能
勿欺隱而已。若王溫舒杜周。皆以廷尉史事湯。湯
數言其無害。爲延譽。以至大吏尹齊。以御史事湯。
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至魯謁居者。湯且爲
摩其足。豈足以稱於賢善之間哉。而湯飾此小忠
小惠。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沾沾丐譽於其下。挾賊
吏以自爲重。武帝不察也。見謂爲忠。乃天亦納諛。

乎。且以湯峻文決理。陷人於網。伎害如此。即使其開菑川之館。置長安之驛。功不足以冒過。而况實懷詐意。忌巧排大臣。以自爲功。其收接士大夫。已心內不合。然陽浮道予之。豈所謂斷斷無技。休休有容者哉。而欲蒙以薦賢之福。遠矣。

湯母
要
是
剛
悻
婦
人

張湯傳。趙王求湯陰事。上書告湯。疑與所愛史謁居。爲大奸事。下廷尉窮竟。及奏。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遂自殺。湯死。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

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嚴延年傳。延年爲河內守。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延年服罪。重頓首謝。母畢。至臘。乃語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僂也行矣。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按湯延年兩人。皆西漢酷吏。不謂乃皆有母。然余

金瓶梅詞話卷之六
以爲湯母誠慧及湯存乃未嘗一言戒之以放於死而猶懟然出詞非坐罪其子也母要是剛悻婦人湯惡母與有助焉若嚴延年母則信可謂賢知耳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人耶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嚴母乎當與此母同傳芬芳彤史其子不如也

衛青爲將雖起自人奴然能小心慎密謝遠權勢迄

衛青
二事
可紀

保全其功名可錄也。今紀其二事。蘇建嘗說青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又青嘗出定襄。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奔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

史記卷之六十一

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可專權，不亦可乎。此兩事使威福之柄一歸人主，恂恂有古良將風，信越不及也。史稱其以和

漢李廣以簡易治軍

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嗟。夫使青之賢。有稱於天下。縱不爲國禍。亦豈其身家之福哉。近世休寧程公信。以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貴州山都掌蠻。時詔以便宜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閩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其事頗與青合。

漢李廣以簡易治軍。程不識煩。故士卒多樂廣而苦程。不識而程不識。終不以已煩而爲李廣之簡。唐

汲黯
為淮
陽大
守

郭子儀以寬和治軍。李光弼以嚴故。士卒亦樂子儀而憚光弼。而光弼終不以已嚴為子儀之寬。將有常道。程李是也。廣材氣勝。子儀德度優。故有易常以成功。不可以訓。

汲黯坐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召為淮陽太守。黯見上泣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黯既辭過。太行謂李息曰。黯棄逐

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專阿主意，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王心，外挾賊吏以爲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公與之俱受戮矣！息畏湯，不敢言黥治淮陽政。清後湯敗，上聞黥與息言，抵息罪，令黥與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陳子曰：談者以武帝之言遽謂黥薄淮陽也。以今觀之，豈足以喻黥之衷哉！黥先位列九卿，徒欲復得其處在帝左右，庶得爲天子祛殘若湯者耳。其告李息之言，蓋以已之不得

而復望之人真無所不用其至也哉。昔史魚不欲以其身既死而忘事君之忠，故托其子以告於君。而退彌子瑕，汲黯不欲以其身既逐而忘事君之忠，故托其友以告於君而去張湯。夫忠於其君，寧賊於君之側而安之。至其身始有所不計者矣。又曰：世徒褊汲黯薄淮陽守，廼長孺何嘗薄淮陽守。居十年而政愈清，郡遂逾大治。果薄而勿爲，卽一日曠也。况十年耶？黯未嘗薄淮陽，而武帝薄黯矣。瓜而不代以迄其世何也？且帝胡以抵息罪，非以

田蚡
食邑

息嘗受黜言。湯耶。夫受而不言者罪。言之者不加
召。又何也。

漢田蚡爲相。其奉邑食郿。時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
通於淮泗。蚡以郿居河北。河決而南。則創無水災。
邑收入多。言於上。謂河決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
是以久之不復塞。唐武三思食邑在貝州。時屬久
陰。多用大水。刺史宋璟議。稱租庸及封丁。竝合捐
免。三思慮其封物。遂令宰相常巨源駁。以爲穀稼
雖被澀沒。蠶桑見在。可勒輸庸調。由是河朔戶口。

孝謹
之兼
自石
慶始

頗多流散。古之忠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亦有捐家以赴國之急。小人則不然。爭利於蚤甲。而貽國之害於丘山。亦奮而必爲也。

史稱石慶爲丞相。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按慶子孫同時二千石。至十三人。其視萬石君時。爲萬石者更幾。慶爲漢相。三公之位。不深。惟國家之重。廣進天下之賢材。以自輔益。乃多猥用其子孫。二千石官尊極富。至十三人。此十三人慶存以恩進。慶死以罪

武帝
知多
欲不
宜君
國子
民

廢。非有特達專進之才。詢也。徒以慶父兄故。私庇用之。且慶方在位。而丞相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守。多爲奸利。三河尤甚。而河東太守。乃右丞相子孫慶。無萬石君教子孫風矣。其專權行私。縱恣若此。又何得醇謹稱乎。然則孝謹之衰。實自慶始。班史咎其子孫非也。

趙王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淖。生一男。號淖子。後甞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對曰。

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趙江都親孝景子。趙弟乃不醜辰。羸事乎。漢氏無家範矣。昔晉文公問原守於寺人勃鞞。柳子厚以爲失問。武帝問立王於一宦者何也。然淳宦豎會不以已甥。蓋其多欲之敗賢於長孫無忌矣。武帝知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已有天下。而顧反唾顛長孺之言。以斯知克已難也。

武帝 无信 越巫
風俗通：武帝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

因

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此與唐傅奕令胡僧記
已大類。事有無不可知。予以爲就使有之。而仲舒
不能懟之若無。乃朝服誦經。若作而自張者。然得
無猶有悞於中耶。仲舒引巫自誣。蓋將以身悟武
帝。武帝親見越巫之誣。不能行於仲舒。而異日乃
卒以巫蠱之惑。至於逐妻殺子而不恤。邪說之能
移人。而惑之不可開也如是。按隋唐嘉話唐貞觀
中西域獻胡僧善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翽
中揀此勇嗜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傅奕曰此

邪法也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呪之
奕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倒地若為所繫者更不復

蘇

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

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故多以異端進
者戾太子之禍所自始及觀西京雜記景帝為太
子而文帝亦嘗為立思賢苑以招賓客且博望之
苑至成帝建始之二年始罷則漢固以為故事矣
豈儒衣冠四老人者從太子游在高帝之世後世
遂相沿以為當然耶夫愛子者為遊師傅而教之

武帝
託後
嗣於
霍光
金日
磾

乃殉私溺愛。使自爲引援。其竟也。不有植黨之嫌。必有非類之害。可不懼乎。故微事之成。則唐之弘文。足以游揚聲名。漸致奪嫡。若事之敗。則漢之博望。足以收召忤異。遂爲禍源。

漢武帝道揚末命。託後嗣於霍光。金日磾兩人。光華英戚。胄而秬侯。狄孳也。然能恭慎以事其上。明哲以保其身者。秬侯也。博陸仰之。懸矣。或曰。何言乎。曰。以已事校之。光縱子奢侈。而日磾教誨兩子。有法。子爲帝弄兒。適見有自殿下與宮人戲。惡其淫。

亂輒殺之。杜其漸也。日磾殺兩子以杜亂。而光赤
及族以亂故。日磾不賢乎。光陰妻之謀。立女爲后。
而日磾不肯以其女入後宮。故女無專庭之寵。而
族亦無滂池赭宮之禍。日磾不賢乎。莽何羅之變。
日磾殺何羅。功方光爲烈。武帝遺詔。竝酬兩侯。而
日磾以昭帝少。固不受封。蓋寵利而不居。勲勞而
不伐。日磾有之。而光且自博陸侯。廢王立帝。益封
萬七千戶。居之不疑。由此觀之。夫光賢。何可望日
磾乎。

磾乎